

冷冰川手记

童心就是一颗自然心,坦露的心;也就是完全地、纯粹地应当是这样的心——一种天然、清白、真实、独特韵致。

这种单纯不是从教育中得到,也不能从模仿、热情甚至独创中得到。

因为童心就是天涯海角。

要是没有必要,就永远不要超过童心的高度。

(难就难在这里,天真多迈一步就像放纵败坏。)

让我们说清楚:天真童心对天才有帮助。因为天才的力量大都来自纯真的力量。

童心,当它单独使用时,差不多是贬义。

不用说,人走着走着就失去了自己。

童心,要找到它的自然的出处,否则它就是不真实的。

童心不宜修饰强调(否则便成了童话神话),它有时难看,但从来不是草率的。

每个艺人都有不可抗拒的天真激情,并将它归类为美德——人们不知道、也不能知道自己心中最丑陋的东西。因为不曾知道自己最美好的东西。

艺术家就是真正懂得自己天真需求的人。

单纯并不排除深入。凡是当真的,一定是单纯的、深入的。

童心时不时跌落,需要我一再一再地提起。

论精致,单纯最精致。(最精致也最慑服人心。)

常常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的时候,做了天真的事。因为天

真,我们更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

童心不便交流。尤其在创作上,愈说愈离题。这就是童心欢喜。(为什么?这个问号后面可以省略许许多多的话。这就是童心的常识。)

有时候表达“单纯”是想把复杂的东西从头脑里赶走——赶它的时候是想知道单纯不曾被抑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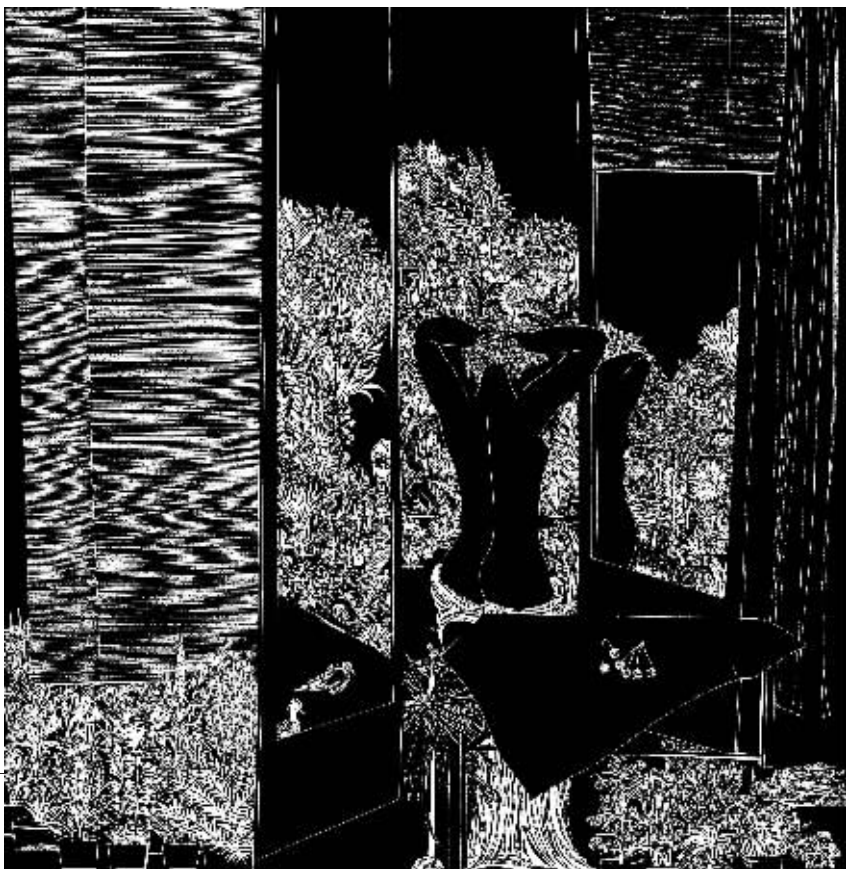
所有的人都幻想从天性中触到简单的自己。

(愈是简单,就愈是美,愈是安宁。这种美与安宁的聚集是精神创作的重要部分。)

所有的天真的灵魂都被洗净。(没人吭一声。)

天性像小偷似的到来,悄悄地带。

我除了等待,什么事都不干。■



花开花落
作者/冷冰川

自定义钮,一起萌萌哒

文/刘运辉

壶钮为壶家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宽阔的空间意趣,事实上,有很多钮并不能归到泛泛的类别中,索性可将这类钮叫自定义钮。

用这个词,有点想表达数字时代紫砂壶一样受到热捧的意思。确实,一些自定义钮,别有萌姿势——

第一款印象深刻的,为“太湖石提梁壶”之钮。此壶为清人荣卿所制,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。壶形似扁圆球,素提梁,三弯流,嵌盖上壶钮以一小块太湖石为装饰,壶名由此而得。

第二款印象深刻的,为清代赧翁铭,韵石所制博浪椎壶。此壶现藏上海博物馆。造型是仿古代的武器即带铁索的大铁锤,又称博浪椎。壶钮由铁索形状的五环相扣与壶盖扣合而成。赧翁为晚清的书法

家。韵石为王东石的别号。壶身铭:“铁为之,沙搏之。彼一时,此一时。赧翁铭。”意思是:过去的博浪椎是用铁水铸造的兵器,眼前的“博浪椎”壶是用紫砂抻制而成的茶具。原铭中的“搏”字为“搏”的繁体字。后人仿做这把壶,壶铭中的“搏”字有些刻成了“搏”字。“搏”,乃紫砂语汇中一个很重要的动词。

茶言意趣,不必言志;壶言趣味,也不必言志。后一种说法存此,可为谈资佐料。本人还是觉得前面一种说法较合紫砂壶的气质——素面朝天,不必伪装成仙。

当代紫砂高手徐维明所制“亭心紫砂壶”,以一个草亭作盖钮,似成都杜甫草堂的模样。此壶钮,别具意趣。

最萌萌哒的,估计要数时大彬壶之标准器的名壶“扁鼎足盖紫砂

壶”,也被称为“鼎足盖圆壶”,于1987年在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村明墓出土。壶身通体栗色带黄,通体布满梨皮状的白星点,壶盖呈弧面形。钮最为别致,为古鼎的三扁足倒立之形制。

这把壶盖口严密,直颈、丰肩、腹部微微鼓起,平底、圈足、曲流、耳形把手。壶底刻有时大彬字四字楷书。刀法圆熟挺劲。紫砂壶造型圆润、奇特、端庄,为时大彬壮年精品。

将鼎的支撑之底足,反转过来放在壶盖之上,以此为钮,这是一种天真烂漫的自定义。此壶盖,翻转过来就可当茶杯用,钮的双重功能性立刻凸显。

时大彬的创造力,显现出特立独行之气质,这对今天的紫砂壶式的创制,无疑是绝好的提醒。■

夜与夜曲

文/颜鸿

周杰伦曾悲伤地唱过“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,纪念我死去的爱情”。肖邦的二十一首夜曲是被演奏得最多的古典音乐作品之一。一位学音乐的友人告诉我,他们无论凭借哪种乐器考上音乐系,大都要上钢琴课,最后考试时很多同学会选择夜曲中的一首作为试题,原因是夜曲结构较为简单,特别是和弦并不复杂,有几首几乎是一路到底,稍加练习及格肯定不成问题。“但话又说回来,想要弹好真的不易。”

是啊,简单的结构、缓慢的速度反而更考验演奏者的理解与把控,宁静的氛围使每个音符出现的时机都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,就像波尔多的葡萄,早收一天,晚收一天,酿成的酒都可能大相径庭。只是,对于这种奇妙的差异,人们越来越不屑一顾。人类渐渐遗忘了夜色的魅力,手中各色发光的屏幕更是麻醉着黑色的眼睛。我们醉心于将夜晚改造成白昼,但过多的光照对心灵来说也是一种酷刑。人们对着梵高的夜空大喊“再亮一点!”直到星光变成探照灯,星夜被漂白成白纸。如今已很难理解,过去的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为夜神月神作诗谱曲,甚至为夜晚制定一种曲式。夜晚难道不是无尽的昏聩与虚无?肖邦不会这样说。夜晚让

感知得到放松,让思绪缓和。心灵生活被赋予了额外的神性,这是美与各种震撼人心的事物出现的时刻,也是肖邦的夜曲让人魂牵梦萦的原因。

记得第一次听到夜曲是越南钢琴家邓泰新的演奏,触键轻盈但音色明亮,速度较慢,很多地方有松散之势,但散而不断,反倒增添了深邃悠远的气质。之后我找到了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全集,遗憾的是夜曲只收录了有编号的十九首。他触键圆润柔软,音色辗转迷离,风移影动间颇具印象派的朦胧气质,很多地方让人想到德彪西的“月光”。李云迪的演奏极具古典气息,波澜不惊里蕴含无限意蕴。傅聪先生亦录有全本夜曲,我至今仍无缘倾听,想到他与父亲傅雷那些令人动容的往来书信,以及之后生死契阔的境遇,他的演奏中又不知凝结着多少难以言述的况味。

常常想起儿时的夏夜,石榴树下摆放一张竹榻,躺下仰望,幽蓝的夜空中缀满星星,璀璨喧闹犹如另一个神性世界在默默显露身影。那样的时刻,若有肖邦的夜曲陪伴,该是多么完美。可惜那时,我还未识夜曲,而今天,已久违繁星。■

包浆

文/高欢

那年的大年初几?我扛着孩子上夫子庙玩,那时候夫子庙还没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游人。秦淮河画坊码头上摊着一滩石头,一眼看上讨价还价,花了四百元买了这块据说是黄太湖的石头,石头太重,没法再带孩子玩儿了,放下孩子扛着石头就回家了。至今过意不去。好像扛着孩子就奔着这石头来的。

买这石头主要是它下面套着个老树根的座,这老根的枝杈咋呼呼也太天然了,天然的石头天然的咋呼呼看着实在不雅致,看着看着就动手修理,用锯子去掉咋呼呼的枝杈,这一上手还真不好

玩儿,工具也不顺手,我不记得刻了多少天,反正是随形就势刻了这些水纹,看起来匹配多了。这一放十几年过去了,如今都有了包浆。孩子大了我扛着不合适,自己飞来跑去,今天又去国外上学了,自己去了机场,我坐家里想着,这会儿上飞机了吗?我真想去机场看看,我在这想着发呆,怎么就看到这件在座子里的石头了,那过意不去真是至今。孩子出国上学我一次也没送过,去英国读高中自己拖个大箱子就飞了去,去美国读大学也是……孩子大了这木座子老了,石头更老,连我都有包浆。■



太湖石雕刻/高欢